



武皇一生
生死决斗

贞观二年(公元628年)初秋,巴蜀利州。

利州乃川蜀门户之地,北临栈道,南通成都,毗邻嘉陵江,西南更有剑门关天险,乃兵家必争之地;如今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,南来北往水旱两路的旅客会集于此。尤其是商贾之人,他们带着马队结伴而行,满载锦缎、柑橘、茶叶等特产,宛如条条彩带萦绕这方水土;茶馆、酒肆鳞次栉比,车水马龙,市井繁华……

将近正午,恰是最热闹之时。芝麻

01 袁天罡与李淳风

胡饼、鲜肉馄饨、鸡汤傅饩(bó tuō,乃“面片汤”之别名),香溢扑鼻的摊棚伴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充盈着街市,羁旅闲游之人早已垂涎欲滴,讨价还价,生意红火。

此时,街市以东快步走来一名道士,引得众人纷纷观瞧。

自汉魏以来,道家兴盛,李唐皇室更是视道教为华夏正教,在街上偶遇道士也非奇事,不过,这位道长格外引人注目。

此人四句左右,面庞白皙、身材伟岸,目若朗星,炯炯有神,三绺长须垂至胸前;高绾牛心发髻,黄杨木簪别顶,身穿一袭玄色道袍,上绣阴阳八卦,脚下云履一尘不染;左手握鬃尾拂尘,右手拉着缰绳,牵着一匹通体如雪的白马,潇洒飘逸、举止非凡。

路人见他如此仙风道骨,纷纷揣测,他若不是修行有成的仙长,便是哪个名山大观的当家人。百姓主动给他让路,更有虔诚信徒恭敬施礼。那道士却不甚在意,只微微颌首,牵马匆匆而过,转眼行过两条街巷,来到一座阁楼前——这是利州最大的酒肆,青旗飘摆,酒香扑鼻,此时,这里胜友如云、高朋满座,喜风雅者操琴唱和,好赌博者双陆樗蒲(chū pú),高谈豪饮,好不热闹。那道士并不进门,徘徊在店外,四下打量,见槽头拴着一匹毛色油亮的

黑马,不禁冷冷一笑,朝上喊道:“李贤弟!李贤弟!快出来,贫道讨债来啦!”

在哄笑声中,有个青衫男子快步奔下楼来。此人20多岁,衣饰虽不出众,却眉清目秀,一张白净温婉的脸上略带红晕。他蹿出酒肆,一见道士连忙摆手:“袁兄切莫喊叫,店家知我欠债可不赊酒与我了。”

“哼!”姓袁的道士冷笑道,“亏你还是官宦子弟,行事好生无赖。与我结伴同行,自己盘缠花光,占我便宜也便罢了,竟趁我睡熟偷我钱囊出来快活。羞也不羞!”

年轻男子却不以为意,还与他玩笑:“道兄普度众生,舍些善财又有何妨?小弟一时不便,日后还你就是了。”

道士把手一摊:“拿钱来。”

年轻男子无奈,从怀中摸出锦囊塞到道士手里。道士掂了掂,道:“区区半日,怎花去这么多?”

“方才遇见一西域胡商,有壶高昌葡萄酒,醇香四溢,勾我馋虫。我向他买,哪知他偏不卖。我见他好赌,便与他以钱财美酒为注比上一比,可惜我财运不佳,才赢他几杯就把钱输光了。”

“你可误了大事!”道士顿足道,“此地距京师路途尚远,盘缠花个精光,咱们怎去长安?”

年轻男子抓耳挠腮:“若实在无法……只得劳您回成都家中再取些

钱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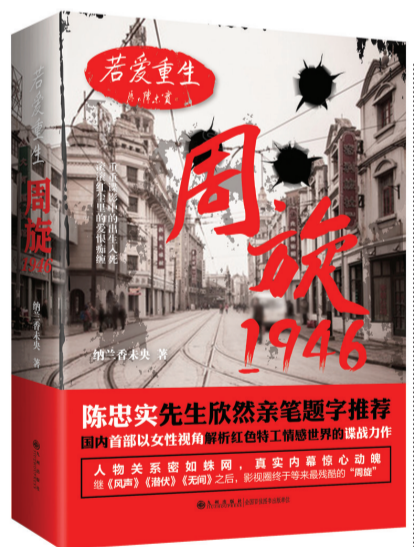
道士白了他一眼:“好你个姓李的,坐拥一份殷实家产,不好好度日,却来蜀中花我的钱,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!”

“我比得了袁兄你?”年轻男子反唇道,“官位俸禄招手即来,你偏偏辞官还乡,缩起头发假充道士,你打的又是什么算盘?”

两个人对视片刻,却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这长须道人其实并非真道士,此人姓袁名天罡,益州成都人士,祖上世代为官。他自幼喜读诗书,通儒道两家之学,随时便已入仕,改朝换代后当过县令,官职不高,名声却甚显赫,皆因他有一门特殊的技艺——相面。据说,无论何人,但凡被袁天罡瞧上一眼,他便能断出其前程运道,当朝吏部尚书杜淹、谏议大夫韦挺等人早年都被他预言命将富贵,尽皆应验,于是,仕途中人慕名拜谒者趋之若鹜。三年前,他突然辞官归隐,闭门谢客自称修道,着实让人匪夷所思。那年轻男子也非泛泛之辈,他叫李淳风,岐州人,其父李播是前朝的高唐县尉,因不得志而出家为道,研修五行天文之学,自号黄冠子。

(摘自《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



两代特工
十面埋伏

胡文轩又想起一事:“阿梅,你上过电讯班,自然应该去你表叔那里的电讯科。我想,你明天不妨到我那里转转,也算认个门吧,正好可以参观一下我那里的电讯设备,可是略微强于你表叔那里的哦!我还想介绍一个宝贝给你认识呢。”

“宝贝?是什么?”沁梅很好奇。

胡文轩还想卖关子:“一道悬念题呗,可以透露一把解题密钥给你,我说的是一个!”

“不就是你那里新挖来的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电讯博士吗?”江静舟却不让他保持神秘。

29 心中酸楚

胡文轩很奇怪:“你咋知道的?嗯?你没回来几天呐!”

江静舟好像早就等着和他理论这个公案了,此刻的表情带着戏谑和不屑,语气轻松却冷峻:“我不但知道这个,还知道当初他到你处应聘,样样出色,你却耍心眼拒绝了人家!原因嘛,啧啧,我都不忍心说。”

胡文轩有点儿尴尬,却不便拦他的话,又看到沁梅听得很有趣的样子,就暗中瞪了江静舟一眼,想让他住嘴,无奈那小子根本不加理会,继续娓娓道来:“胡少将,说实话我真替你脸红!你拒绝人家,竟然是因为硌硬他的相貌?据说他长得和我有三分像?唉!我就奇怪了,老二,我和你毕竟兄弟一场,有这样大的仇吗?”

他说着,忍俊不禁。沁梅想笑又不敢笑,直看胡文轩的脸色。

胡文轩看江静舟以玩笑口吻说了这话,又是当着沁梅的面,不好计较,只是板着脸道:“江致远,约法三章!我再次提醒你注意!”

江静舟笑着摆手,沁梅更加好奇:“什么约法三章?谁的约法三章?”

“小孩子家,别管大人的事情!”胡文轩对她微瞪眼,又冲江静舟翻白眼,“我看不是你这个情报王厉害,而是我该回去清理门户了!”

说完,他拉过沁梅,将餐桌上的点菜单递给她:“快点一些爱吃的东西,你

一定饿了吧!”

真假父女三人于是难得吃了一顿聚餐。

第二天早上,沁梅从宿舍里出来,知道胡文轩马上会派车来接自己去军统上海站,就想先去和自己父亲说一声,加之和父亲告个别,她记起昨天分手的时候,父亲告诉她,今早要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。

她远远看到一辆高级军用吉普车停在办公大楼前,两个勤务兵正在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盒子搬上车。车旁站着一个瘦削干练的青年军官。他随时随地不自觉地展露的笔挺军姿,让沁梅认出是程睿,这种独特的军人风采是他在德国军校受训的结果。

前两天,沁梅刚到这里,江静舟专门介绍她和程睿认识。沁梅因此了解到程睿的身世背景。他是父亲盟兄程鹏霖的儿子,在他父亲殉国后,江静舟就将他接到身边,还专门疏通关系,送他去德国学了两年军事,学成归来,他就进了军队任职。他今年24岁,是个少校,虽然不够级别,却在警备师代理情报处处长一职。他也是我党特工,飓风小组的骨干成员之一,代号“雷表哥”。

程睿为人机敏沉稳,笃诚细致,很得江静舟的欣赏和信任。他在给沁梅介绍的时候,专门吩咐她认程睿为大哥:“从父辈这一代论,你们本来就应该

才是。”

程睿从此将沁梅当成亲妹妹一般爱护,兄妹结缘一生。

此刻,沁梅看到电讯科科长唐玉从另一边走过来,笑着问他:“程处,这都是些什么啊?我看半个城隍庙都叫你搬回来了!”

程睿笑道:“都是上海的小吃、特产,师座吩咐专门给宁兰小姐买的,这次一块儿带到南京。”

唐玉感叹:“唉,难怪人人都说咱师座受女情深,这父爱无边呐!要说师座那样强悍的男人,却又有着这份慈父心肠……宁兰小姐真幸福!”她感慨着走了。

“沁梅,你是来找师座的吗?”程睿无意发现从另一边走过来的沁梅。

“也没什么事……大哥,你今天陪我表叔去南京吗?”

“是的。他在里面呢,你进去吧!”

“不了,我就是来和他说一声,你帮我打声招呼就好,我今天去我养父那里。”她说完,转身就要离开。

程睿忙叫住她:“小梅!三叔他在办公室里呢,你自己去和他说一句吧!”他的语气里有着兄长般的期待和劝勉,听得沁梅心中更添酸楚。

“不用了,你们一路平安!”她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(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)